

## 優異獎 五年

本色 · 香港真光中學 · 5A

一手遞出二十塊，從對方手裏接過一個小牌子，小心放進背包夾層，往校門走了。

後來在回家路上沒忍住，又小心從背包夾層掏出牌子，在午後陽光裏仔細打量。

說成歸屬感似乎不大貼切，因為我實在不享受讀書，既不愛功課考試，也不喜規規條條。

小膠牌拿著應該是輕輕的，但因左上角小孔扣著的鐵環而變得墜手。

50 TAI HANG RD，大坑，真光。

牌子上大大的刻著一排字。

今天是第一次因為這個地址而雙眼泛。

從第一日入學至現在，家庭環境的劇變、學業成績的上下浮動、朋輩間的聚散離合……五年，五年的時間裏要發生的事實在多，多到我無從憶起，偶爾從腦海裏捕捉一點往昔的影子，轉眼又被眼前的事奪去注意。

今天，我驀然驚覺這段中學生涯已經走完了一大半，是快要完結的時候了，也許差個文憑試，或者只需一個暑假，中學的嬉笑日子便會被複習材料隔掉，一切會不同了。

起初是被小說裏一段頗熱血動人的情節感動得心直打顫，不知為何，明明沒有直接聯繫，腦子就一下子湧過近五年的回憶，毫不誇張地淹過我，鼻子一酸，我衝進浴室裏、擰開花灑，借著水聲猛一抽鼻子，眼始終忍不住，乾脆就在裏面哭個痛快。

我的中學生涯算不上多風光，尤其在低年級叛逆心理作妖得最厲害的日子裏，

幾乎每日都負責破壞課堂紀律，大笑、無端離位、東聊西聊、跟老師僵持……！壞學生能做的事，除了曠課和打架，我都通通幹了一遍。

……我連錢都偷過，不過那次是為了捉弄別人。

想想都是一堆傻事，三挑四揀，我從漫長的時間軸裏標下幾個常見的場景，細細品味後，又忍不住哭起來。

從小喜歡繪畫，卻從未試過為了哪個地方、哪段回憶畫過一次畫。我在浴室裏忽然湧起一股衝動，要為我的學校畫上一幅畫，畫甚麼呢，腦子立刻浮現了一條長長的走廊。

那應該也是午後，和回程巴士上從窗外散落的幾片光影一樣，金黃色的，炫目，最適合課後從悶悶的教室出去兜風，像貓小憩時悠閒地眯上眼，或漫無目的地往盡頭走去，或奔跑著，扯著另一個人的手，大叫大笑著，打鬧著。

那時候的我們還在低年級，欄杆外冒出一棵瘦瘦的樹，不知名字，我從冬到夏，有意無意，會觀察到年尾的枯枝、年頭的綠意。夏天，陽光穿過枝葉縫隙，散在地板上的光細碎，我曾無數次在奔跑時踩在上面，懷著不同的心情，時間亦一同與我的身影飛奔。我未曾察覺，因為少年們從不屑於觸摸時間的尾巴，直到某一時、某一刻，從某些微小的事情，覺出某些不知名的情緒，從一個一個「某些」裏漸漸長大，漸漸想要抓住時間了。

我嘗試細化那幅畫，畫面裏，我們該身著長衫。

我們穿的是藍色的校服，大家都管它叫長衫，可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懂和旗袍有何區別。

我記得從入學起，副校長總在早會提醒學生要穿底裙，不穿要被記名的。早

上校門也總杵著倆風紀，可能我心虛的模樣過於此地無銀三百兩，千躲萬避，低年級那陣子還是經常被抓。可到了高年級，似乎大家都默默漠視這條本該鑿進心底的條約，當然不缺依循規矩的人，但由於管理寬鬆，越來越少人在意這茬了。

我也不是因為渴望挑戰權威而違紀，主要還是懶得穿，而且穿底裙可悶熱了——尤其女生那段煩躁的日子。

後來不知道誰起的頭，長衫下不穿底裙了，改穿運動短褲，瞬間乾爽許多。

不過我終歸還是懶，又冒失，運動短褲在中三還是中二就弄丟了，到現在也沒去豐昌順補購一條回來。

反正疫情耽誤了近兩學年，體育課本就不剩多少。

就這樣吧。

因為越長越放肆，中一只乖順了那麼一陣子，我就開始肩負壞學生的職責了。上課沒有上課的樣子，下課的娛樂從在抽屜裏戳平板到直接在廁格打遊戲排位；後面越發嚴重，從小息廁格移到課堂桌下。老師不抓我，可能覺得我沒救了，因為我聽誰說過，老師站的位置其實誰都能看見，你幹點甚麼，如果沒被發現受罰，要不你的位置的確偏僻，卡了死角，要不就是老師看見了，懶得去白費力氣抓一個不上進的學生，總結就是一句「你沒救了我心累了」。

回想一下，種種歷歷在目。

一切就這樣渾渾噩噩地過去，我的足迹和漣漪一樣，在水面蕩了幾圈，接著很快在平靜中恢復原樣，水波不興，彷彿從一開始就無人到訪。

你問我後悔嗎？

即使到現在，我也絕對算不上是好學生，成績甚至比不上低年級，但我其實不後悔的。就學業和處世方面，我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，這點得有自知之明，原生家庭和個性各背一半的鍋，可即使如此，我從不喜歡為我所經歷的隨意賦予價值。

混日子的中學生活也是一種生活，我這麼覺得。

也許我並不愛我所就讀的學校——我也的確不甚喜歡，宗教金句總教人打從心底不屑，每日早晨的起立唱詩歌總教人煩躁，煩它耽誤我溫習當天背默；我討厭商科，那些格式和概念、一步錯步步錯的計算，總記不熟的比例算式，像吃下了反

向記憶麵包，記一次忘一次，甚至課堂也是，倒不是老師的講解不好，也許我天生和商科八字不合，那一句句深奧的筆記在一個多小時內擔當催眠劑，復課後我在它的作用下睡了一堂又一堂，甚麼都沒有學到；我討厭面對人群，即使非精英班只有二十人左右，即使只是網上zoom，被要求進行小組討論、分享或者只是答題，接收那些目光的我總會緊張得手心冒汗，被丟進冰河裏撈上來一般怕得牙齒打顫，甚至曾不管不顧奪門而出；即使我曾經為了甚麼事而憤怒不滿、擔驚受怕，即使我曾經因為那些壓力而整天沉浸在絕望和失望中，整天倚著走廊欄杆往下方俯望——不是那鎮於校園中央的噴水池，而是從五樓往地下垂直下望；如此各種，我也還是對這所學校有所眷戀。

我為學校畫的那幅畫裏，我與要好的朋友在某層樓的走廊往前方奔走。我們跑得不顧形象，那窄窄的校服好像從未能給予束縛。陽光會從萬里晴空、穿過茂盛枝葉投在我們身上，湛藍的長衫一小半埋沒在陰影，微風撩起頭髮，髮絲被鍍了層柔柔的輪廓。

這樣的畫面該配上聲音。

半山的夏天會有蟬響，也有鳥鳴，我不知多少次在堂上聽見他們的蹤跡，在窗外的冷氣機盒頂或者不怕生地躍到走廊放置的一排小花圃上，吱吱喳喳，倒不會太吵鬧。我們奔得太快，一陣急風把牠們掀得歪倒，驚惶失措地往空一振翅，走了；校園小息是人聲鼎沸的，教室內的、和我們同在走廊上的，雖然我怕目光，卻不討厭身處人群，我樂在其中，因為吵吵嚷嚷才該是少年人給予的第一印象。

我們在這裏走過五個秋冬春夏，在校與不在校的都要計算在內，即使受外因影響各散四方，只要還持著那枚藍金為主色的校章，一切如舊。

寫到這裏，又隱隱覺得我是後悔的。

一切如舊，但「一切」並非無限期。我剩下的一切，不足一年，末段考、中六的……忘了還有多少次的模擬考試，最後迎來文憑。

與朋友在校園裏百無禁忌地作妖混日子，對天對地吹牛皮，指著派回來的中文作文生氣道「我怎麼就立意不夠深刻了」，攬過朋友肩膀安慰對方，見她破涕為笑就恢復本性往死裏挖苦，對熟人哀嚎某科又不合格……

一切終要迎來結尾的。

中三那年，我一時興起跟著朋友參加了一個訓練營，具體學到了甚麼我可不知道，我只記得那天晚上大家從市集買了夜宵、跟著領隊從山下一路走回山上營地，我和同宿舍的朋友一路有說有笑，那炸雞腿香得很，我嘴饞伸手去偷，屢試屢敗。

回到宿舍大概是半夜，快凌晨了，大夥洗澡的洗澡，收拾床鋪的收拾床鋪，還有獨秀們坐陽台吹晚風，我們邊吃夜宵邊扯著嗓子唱「我飄向北方，別問我家鄉」，鬼哭狼嚎，一樓也聽到。

我和朋友玩得瘋，聊完八卦洗漱完快三點了，年輕人好像都特別能、特別喜歡捱夜，但一天滿編活動下來人都要累傻了，朋友有了倦意，我倆突發奇想，輕手輕腳將被鋪拖到偌大的房間中央，兩人攤上去，剛好夠。

從小我就期望參加宿營，我趁朋友還沒睡著，問：「下年還有宿營的話，去麼？」

朋友應了聲「好啊」，過了一陣就模糊地睡下了。隔天我們熬夜熬太狠，誰也醒不來。

於是這聲「好啊」迷糊拖到中五，還是沒能兌現。

這樣的遺憾，仔細想想，幾乎遍佈整個中學生涯。

今天的校慶表演和往年差不多，無非就是在感恩會對上帝的照拂獻上感謝，然後輪到師生表演。流程難免受影響，但除了連續取消了兩年的遊藝會，添了個短片拍攝比賽，總歸差不了多少。

只是當我看見低年級的表演組合和今年格外熱情的一批中四生，我一瞬間有些恍惚，然後破天荒生出了「別人的中四和你的中四」這種只會出現在長輩口中的感嘆。同年級也有幾個優秀的，跳舞力度把握得很好，看得人直喊「我可以」。這樣優秀又突出的人，即使在畢業後也會被今天在場的人記得，因為他們把握住了機會，在最適當的時候表現了最好的自己，在這僅有六年的中學生活中添上精彩的一筆。

那個刻了校址的小掛牌賣二十塊，巴掌大，錢包恰好就剩一張廿塊。恰巧得

極似天意指使。當時抱著甚麼心情去買的，我已經忘記了，但現在也許能猜到一點。

我抓不住時間，只好將已逝的寄於物件上。那些遲來的驚覺、潛藏的眷戀，不可逆的遺憾、尚可追憶的滿足，我尚年少，只是一個即將面臨文憑壓力的十六歲少年。其實只要我想，依然可以將僅餘的日子緊攥手中，因為我還能享受午後走廊上的陽光，我所相熟的人們尚在身旁，那些不擅長的學科——勉強保個合格總該沒問題，而怯懦的性格亦能在時間洪流中慢慢磨銳。

也許一切沒有想像中糟糕，借用《某某》一段「因為太喜歡你，所以我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。以至於差點忘了，我十七歲，這個年紀裏整個世界都是我的。不需要猶豫也用不著權衡。我無堅不摧，也無所不能」。雖然我既沒有在交往也沒有因為喜歡誰而忐忑不安，但這段話的道理大抵放哪都一樣。

我連十七都沒滿，既然這個年紀合該莽撞，合該一往直前，而遺憾和結尾是留給成年人去回顧品味的，那麼我現在只管看前方就可以了。

我來得及去做以前不敢做的，因為那幅畫尚有空白處可填。

因為只要我想，我無堅不摧，也無所不能。

## 黃怡評語

作品寫出中學生將要離開學生生涯時的感觸與記憶，不少細節都是香港校園獨有的經驗，情感真摯。唯感覺讀來有點太長，可以考慮調整一下敘述的節奏。

## 韓麗珠評語

這是一篇洶湧的內心傾吐，因行文真切，其中充滿自我揭示、自我叩問和自我探索，因而耐人尋味，值得一讀。